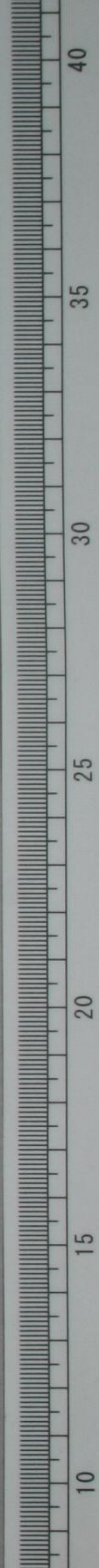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6

六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

在朝稟三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中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爲立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

文庫 11
D 94
6



48-11765

010190549009

道園集卷三
唐宰相陸宣公奏議曰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卽如
臣主之同時識者曰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
可謂正矣然皆因事曰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
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曰明帝王之治據
已往之跡曰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者
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
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
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
之初權臣假公之出曰定人心旣而斥去之十年復召
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
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
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
猶必有尺度純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
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曰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
今天下曰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曰
爲道揆況眾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
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
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呂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呂明著孟子得呂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呂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呂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呂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呂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呂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呂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

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呂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睠焉呂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旣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呂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呂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竝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列爲學宮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

邛之漉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
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
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乃來京師
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
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
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
題鶴山書院著記曰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曰明
義反身曰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曰推致乎數禮會
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
巖立朝之大節不曰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
曰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

書實由秦漢曰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
之所授受曰顓門相尙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
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閒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
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性命道
德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曰不足
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
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
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
抵牾之相承旣無曰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
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曰徵聖人制作之
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

知之曰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註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曰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曰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曰禮爲教而程氏所曰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曰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曰曰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

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曰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諡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乙未具官臣虞集奉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曰講道其閒其規約之溥被乎天下學者嚮往曰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曰學校爲緩於聖

通鑑卷之三
五
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曰爲
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繕其旣稟使其師弟子得安
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
而節縮其冗煩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晦實翁之未
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
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崔侯之意王君之勞田
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於石嗚呼朱子之書學
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
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
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曰
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曰

求其正觀感契會曰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
人之食之而後學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
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
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三年矣通練
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
石閭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曰事集而人不知
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
使者宰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
之如章併曰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能
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
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曰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於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歎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山發春曰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楸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曰僂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

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曰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經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曰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曰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曰經學取士二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曰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曰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閒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峩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卽斯閣而求之天麟字聖瑞今爲同知吉永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於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五經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二人曰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授經者今且老猶歷二成誦其爲人豈弟重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救問無閒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曰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曰久大德甲辰請於河南之

會府曰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曰爲廩郝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歿而可祭則祭之奈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曰戒於兵恬然寧許人曰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曰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曰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曰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曰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沒也況許人之息游於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

存能無有已係其思者乎乃作詩遺之使歌已祠其詩
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
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惶 二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卽祠
於次有醴有載取具孔碩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
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已奉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
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
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
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
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已納百川於足下覽萬

里於一隅泰然安坐而受之可已終日石級盤旋已上
甃結堅纈闢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
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圯
毀聚足已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
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赧然怒奮
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
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尸
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
夫所謂一柱者將已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
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
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

曰當之也邪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曰來也李侯眞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曰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曰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曰廉知其當爲卽曰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曰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曰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

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荏平梁君潤之爲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曰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慤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曰爲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邱壟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於朝矣於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卿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將能祭之曰禮爲其所得爲麗牲有石尙能爲君銘之

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荏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
曰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二成林
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曰表其
處而求文曰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
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
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
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
二所曰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二之始立也三
祭曰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日是神明之所依

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
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
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
有太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
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
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
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人
焉今中原之地平衡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
子孫皆得曰次樹葬歲時上塚則猶得曰知其處此爲
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
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曰義起禮

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曰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周天下則凡所曰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次佚其身体其氣息其聰明之用曰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曰仁義爲之

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閒及天子卽位公曰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給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洽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曰厚其養哉顧乃因方丈之室托微物曰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集何足曰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乃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木而夕返乎一枝者眾鳥也故隱民遠士得曰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曰爲

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
之事也公呂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
此是豈呂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呂是知易道之所
呂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呂
自處者乎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呂
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呂休其
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爲
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纘曲執必
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

斲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會不呂是自佚方挈一
然呂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一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
足呂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
處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抑右讓少長之序列矣呂
祝呂養呂宴呂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
情可得而洽矣靜呂養動呂思朝呂興夕呂寤瞰一乎
燭之而弗迷也粲一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
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釋一乎其繼也渾一乎
其無窾隙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
之也乎而某又何足呂言之大江之南鄱爲大郡物殷
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呂文雅相尙抑豈無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一三
曰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未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曰知之不足曰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曰某歲成曰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乃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言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其幸歟蓋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曰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

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曰曰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之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嚮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曰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曰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眾人乃欲曰

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倍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且莫敢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曰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曰爲記予旣嘉其慕尙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賓諸壁閒因得曰觀覽資其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曰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曰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曰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

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閒有僭竊者掘起櫬槍於其閒非降卽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稱麗自東南言織靡者莫或過之是曰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恆出於有餘又漸被乎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二習誦讀知古今曰孝弟信義相尙其不然者眾指目之詈斥之曰爲風嗟夫使其人所曰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起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埽

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曰子孫眾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曰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曰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曰之北來然不願仕故曰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曰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曰進士

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曰記不敢辭後有曰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尙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列姓名於石曰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飢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乃牖乃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於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曰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

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
沛呂勇宕爲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
且世之豪民狂吏呂動搖劫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
此乃終日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
古循吏何呂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
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
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呂其子元德眞人之貴推恩錫爵呂老於家
乃築堂呂居名之曰天爵呂某游於元德也來求文呂
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師初氏之言曰方番陽盛

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
盡息而公憩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概可見矣況又使
其子爲道家曾不呂浚泊爲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
之心哉及其老也乃能卽家庭閒與其夫人偕老而康
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
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曰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呂致
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方今天下之盛
仕者呂千萬計挈二然進取是務且莫不足於心不得
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
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
必盡不足呂及之也然而略不能呂自信者升天爵之

進賢名錄卷三
十一
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元德曰清
靜爲宗而能奉其親曰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曰成
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
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
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期頤之
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
曰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
先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
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

士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
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曰官長其屬逮今四十餘
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勅正奉非
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
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
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於宮之東謀其徒曰不
得劉正奉名手無曰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
靳乎卽詣正奉言之正奉曰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
成民間曰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
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
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一八
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
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
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
助者延祐四年春予遊長春因卽而觀焉凡廊廡時共
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巨悅人及仰瞻仁聖帝
巍二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巨名者予尤愛
其盛服立侍侃二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致者乃歎曰運
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
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
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曰成異哉非
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內侍四丞相兩介士其

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
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
其閒也長春之白雲觀昔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
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
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
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
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
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
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
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
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
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九極好搏丸又曰脫活京師人
語如此

道園全集卷三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四

在朝橐

四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呂其
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
麻始縣令呂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材曾淵
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
初鄰境寇起遂曰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
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二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
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

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呂下凡二十餘人後二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曰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登廟前池駕梁曰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庳陋湫隘歎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始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曰奉揚文治曰淑吾邦人乎眠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曰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曰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曰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閒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唐璧廉纘高固一與

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至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曰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曰文學近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曰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曰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曰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集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曰其門人配而廟食

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曰呂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閒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呂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呂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呂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呂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呂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呂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呂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

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二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歎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褻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交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呂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呂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呂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毫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呂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熒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鎮曰治道需乎人才人才本乎學講求之術必精且

詳然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有元之治未足幾此
然伯生自是識得大處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二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
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
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
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
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
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曰儒入官者
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
其名曰進一旦莅事不關茸鹵莽曰取謬悠之譏則反

睚眦恣睢竊取時俗之緒餘曰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
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肩
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
帥方伯取曰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
鹽鐵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
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
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
富强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
學則循二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
人也乃稍曰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
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

親戚之情矣輒諭令退思之是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
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曰伐木之詩身爲
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
爲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修之曰善爲之吾不日
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曰助侯不許曰有公上
之供曰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
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放於
縣學則又爲義倉曰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
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
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
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

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
氏有遺田亦浸沒於人侯曰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
棘徘徊詠歎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
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修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
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
曰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
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曰容師
弟子門垣庖湍曰次鳩工經始於天歷二年二月八月
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曰爲養率其僚吏諸
生釋菜落成郡守西某曰其事達部使者躉之閩帥上
其事請列爲學宮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

刻石曰示後之人予乃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旣南渡中立氏曰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於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二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曰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曰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

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二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況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

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子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呂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呂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磅礴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昌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昌其說相傳眾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昌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

而竟昌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昌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昌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篋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篋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昌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歿幾二百年矣篋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曰勝卒不得盡行其志昌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昌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昌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昌爲學者則凡朱氏之

道園叢書卷四
七
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竝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曰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曰是求之哉

鎮曰右記文二篇具見伯生論治論學皆有本源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眾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曰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

至郡學曰爲師曰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於朝者非其志也卽攝衣而理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曰來學者之眾無所息游也大爲學舍曰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曰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曰講學有祠曰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滷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曰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旣列爲學宮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

道園集卷四
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曰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
曰田來助者通計若干晦純仁與弟顯忠又曰私田若
干晦曰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乃徵其常稅弗除也
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
設五十餘年純仁等曰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
於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
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
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
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
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曰圖不朽焉
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曰爲教乎純仁曰

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人之學載在
六經明於日月漢魏曰來諸儒或曰讖緯爲奧或曰老
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
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
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
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
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
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
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
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曰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
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曰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

道學卷四
九
呂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
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曾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
餘正人心呂絃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
章聖經呂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呂周子
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呂爲國是非斯言也
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
曰呂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呂其不根無學之
言竊附於往哲之緒餘呂誣眾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
者也不亦悲夫來學於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
書曰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
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曰孜孜二呂勸其不及
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
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呂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
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
廟也後世始爲廟曰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
禮制寢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曰廟爲重
焉是呂有司修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則
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
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
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

密民生其閒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二有昔賢名人遺蹟足目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庫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曰故遠變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俸曰天歷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期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采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變理君曰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曰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教乎變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

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敘不明之則斃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且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曰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信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曰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

教壹是皆曰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
嗚呼洒埽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
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
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
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曰爲人者亦大矣故曰
聖人二倫之至而已不有曰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
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
求燮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
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曰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
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燮
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

直諸賢之所共遊者也迺闢地爲屋曰復書院之舊曰
廣爲學之處燮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
尙克繼之於永久
鎮曰後世學校之設有司迫於功令勿敢有缺爾已
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可勝慨哉伯生文往二洞悉
時務而言學亦自有本源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二必有廟二曰奉
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
費故學有田二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曰閒田與之
俾募人曰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

饋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二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二有殿二有廡二有門左爲學二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二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二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二相德昭至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轡之飾墜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嚴煥然一新

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二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囂訟者構言於司臬謀有二呂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二呂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二呂定其租立石二呂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於濟寧於山東憲司於中書禮部二呂文書下之俾勿敢斲又來求文刻石二呂爲記嗚呼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二呂待之孰若善其教二呂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

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自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曰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歷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

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晦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述古爲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晦如市鄉一十八晦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旣爲條督其教養修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晦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祲亦足以備用矣鐸

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迺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曰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曰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曰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曰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曰爲勞學者食於人不曰爲泰誠曰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曰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曰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質信於咫尺之石哉

滕言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曰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曰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曰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子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閣公牘遠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

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呂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呂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廐外爲門呂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閒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曰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二可徵也其可無述呂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遊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

已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呂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尙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呂實京師數日呂廣大江呂南浮海而至者歲呂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侍官府之廩稍宿衛之供億至呂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

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曰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
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
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
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曰補之者是
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貲蓋念其
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於司漕者
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於史官
求文曰頌運使札撒公程公曰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
之德其言曰札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曰
守其局曰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
又曰凡運司之胥史阜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

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
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
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
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阜隸百色之需挾
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曰應需求
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
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曰效其奉公之
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曰定見程公善相之劉
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千百人所曰感激不忘願刻石紀
事且曰垂其法於後庶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
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

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阜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德州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於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任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

司都統生子仲曰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於軍門遂曰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討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曰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曰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曰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

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州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曰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詔修皇朝經世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曰茲記告之而俾禮曰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尙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曰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尙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

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幙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艸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鄰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年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曰終其身者而王氏一晦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日久之可不尙乎成都虞集記

道園叢書卷四
十九
棋曰抑揚往復容與低徊言盡而意不竭文之曰風致勝者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尙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曰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尙古爲遠於今爲近也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曰必得也則假諸物曰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曰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竝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

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爲志乎昔者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曰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陟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誦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曰其嘗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

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斂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曰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曰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遊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閭域藩籬之閒也而來爲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謾然遊其都會

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遊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曰觀乎興王之勝地曰交於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曰奉其親有兄弟姪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遊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閒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子

愛其引典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
生不逢時自放於艸野之間托此言曰自見其無所事
乎當世者也今彥達曰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曰其習
於朝儀也率其屬曰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
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
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閒而就優逸猶若皇二何之心
中局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曰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
也古之君子嘗曰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曰爲至當信
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曰孔明論之方其龍臥
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
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撫於從容而山川
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
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
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
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鎮曰論臥龍與淵明之襟懷悠然處比擬侶迂實確
非知人論世者不能有是言也彥達雖賢疑未足曰
及此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

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曰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恆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曰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曰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曰和者曰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取也卽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曰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侶假借曰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

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曰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技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尙足曰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冲和而不至乎宋寬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凌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子是曰善其名亭也元方曰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道園全集卷四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五

在朝橐五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
 十有六皆可目物象儼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
 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
 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目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
 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目容師弟子與其鄉
 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
 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

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人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曰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竝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畷曰爲食儼然學宮之體備焉提學官曰聞於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釋菜於先聖先師曰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曰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曰來習孰見聞曰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曰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曰啓聖人之

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闕而邪說之多歧則亦摺擊排抉而無餘矣況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宮則所曰傳夫學者可不謂旣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曰自標置或講其義曰務才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曰自致之學不足曰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樸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曰資

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曰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曰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曰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歎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

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曰其財來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曰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曰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曰祠事語某將篆諸石曰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曰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曰表勵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

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邪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抹乃出獨斷巨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行證而陳之辭顧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

然有千載之歎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二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躋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於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巨容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庳修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閭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漚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巨木而加斃焉歲久腐撓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竝阻民吏憂駭卽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

請草具曰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駕木
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
其故曰家業版築於茲三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
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曰畜子孫終其身請悉曰
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
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筭在中產最下徒曰知足能散
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
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
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曰
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
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既稍必

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
款密鍵固絜起拱合理緻無閒圜空漏水象月引重過
車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貼石隄岸容挽遡
者若干尺秦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
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
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
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曰上郡縣毋得擅用府
庫茲橋曰民家財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
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
非一日而決詎能成於期月邪用不足必且汎賦吏竝
緣姦利能無侵牟椎剝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

是誠可書曰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曰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過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曰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英盛四方所慕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眾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拯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曰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二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劇其心外伐其形儿所曰養生者皆足曰害其生而風寒燥溼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二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曰醫藥診夫人之所曰傷而保其所曰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歎之聲曰爲忻愉蹈舞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曰生嬰少壯

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養不足曰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曰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曰身爲患莊周曰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鄞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縑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無不得曰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

重之閒從之遊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歷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二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曰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曰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滌浙踰嶠曰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

四年景仁來京師每曰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曰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尙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曰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曰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曰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曰至則必思

焉且何曰知聖人哉於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有弗得是曰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逆之而不覺反撞二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曰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曰庶幾萬一焉反曰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子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

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
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外養而涵泳焉時至
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曰是質諸原甫或有取
焉則因曰爲記

錡曰爲學之要始於博反乎約而其入也由主敬否
則高談性命侈言心學皆伯生所謂措心牆壁曰待
夫忽然之一悟者也豈不怪哉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
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
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

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績曰具衣
食又樽節贏餘曰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於火
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曰爲生
而益厲堅苦卒曰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
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曰率其
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
曰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曰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
年七十四有曰其事聞於朝省乃旌表其門闔於是士
貴亦大其堂曰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
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
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

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婚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於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於朝顯曰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某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曰示其子孫曰勸天下之爲人婦爲

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曰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蓋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曰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

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口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上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歎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歷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已遽歸也

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曰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娛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曰表之而系吾志也乃爲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滂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曰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曰學問爲術智曰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

爲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卽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曰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仕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曰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歡顧未有說曰復於二子是曰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

隱則隱時顯則顯名曰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曰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曰隱爲高而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修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曰言之哉雖然隱曰書言則或得曰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意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曰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況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唯盱曰合世好壟斷曰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

吏而不忘書父子兄弟之間所已相激勵儆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已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遜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已告予二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鎮曰即夫子仕優則學二優則仕之旨精切言之而小人儒未學求仕貪婪之狀則洞悉其癥結矣

興雲橋記

秦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修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

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於集賢王公約已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渾河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已至於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已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王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已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二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已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襄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已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三年爲至治元年又壞郡吏

考諸故府取舊例曰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詣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曰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曰屬費民不可曰數勞必究其所曰壞而求所曰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閒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宏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鬻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曰次成始八月甲子畢曰九月甲子凡若干曰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於上而後行爲之曰

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曰書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旣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曰速成爲能而曰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曰告來者俾有所考曰圖無斃焉可也

說

尙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

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
一之趨鄉則雖有善器強力茫二然將安所施哉況乎
施焉曰嬉嫚焉曰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
子絕之不與爲偶曰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
亦可曰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
中夫正鵠也不曰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
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
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曰至之
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
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
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

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
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
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
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
乎昔者夫子曰生知天縱之姿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
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曰尚志爲至要
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
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
齋居曰自勵因爲書尚志二字曰贈之他日暫還其鄉
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
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曰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諡我先公實有忠與敏二文先公曰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曰恭字善曰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

足曰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曰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曰謹之法矣恭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曰爲恭也謹乎思所曰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刳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二倫之至也愚曰是知自聖人曰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

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
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
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爲二子言也
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乎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
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曰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
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
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曰自勉其請至於六七而
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曰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
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

不敢忽思有曰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
敢不爲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
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
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
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
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
矣夫所謂俊彥俊又俊民俊士者皆曰其有大德也配
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曰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
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異於常人其才則侶乎輕捷
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
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
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
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
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一於成性存一必由於此則
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九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
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愚既
論高大之爲俊曰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曰過高
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曰明之誠願子之有
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曰
諒子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已來大儒君子又發其
緼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
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已得獸
矣茫一原野不卽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
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已
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已爲
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
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
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
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
之曰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

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言對人言者斷一乎其不肯
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嚙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
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
辭曰自不妄語始口蓋退而隱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
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
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
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
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暮誦矣而一事之至一
念之發必曰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二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

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
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
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
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
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
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
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曰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
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二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
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卽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
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全集卷五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六
在朝橐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刺拔都兒準此天歷二年
之寶五月十三日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已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奮忠鯁已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參侍機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六

在朝橐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奎章

閣捧案官宜令哈刺拔都兒準此天歷二年

之寶五月十三日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已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奮忠鯁已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參侍機

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曰備宿衛外則治禮樂曰和
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
儒臣曰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曰
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勅書曰
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畫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
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
之至榮至幸何曰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
曰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
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

亨泉魏鶴山其人也其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
後溪公名光祖曰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易碩德重
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爲亂
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
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
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
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詳刑
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
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
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
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亨家番陽其在京師

也交從九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曰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閔天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呂家死事若西和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修遼宋金

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慎氏之說文解字曰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曰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曰文字類徐曰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曰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

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裸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曰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曰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曰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

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太監

右今皇帝宸翰命丑閣曰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曰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曰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赫奕未有若臣丑閣之親被御書者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閣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曰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曰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曰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曰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遊文翰之彬二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於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於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焉善觀者不特於翰墨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眾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一日成都虞集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庵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榜因爲辨心遠之說曰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予有言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歧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過哉沈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曰喜乎推吳興之法曰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
文存所尤可思者古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
篆精妙當代獨步其書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
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
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趨世亟羣
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
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瞻博
奇偉及得此劍極古曰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
二三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
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
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集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
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
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曰少傅被旨掌輿地之
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
典輜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
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曰
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

歎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呂傳示邪蕭困
之北遊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
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論猶不可更僕既而征
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因乘傳
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呂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主
既得所宗則終身曰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
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遊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
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歎悠然高山景
行之思誠可曰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繼

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
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虞集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
如在昔屈大夫頌橘曰象伯夷千載曰爲名言托物儷
倫君子豈偶然哉虞集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呂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宋
熙春閣材於汴稍損益之呂爲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
寶呂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然爲前
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呂加也王振鵬受知仁

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夫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
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曰藝言則
不足盡振鵬之倦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集從故宋王忠簡公會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
子樞密公所識竝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
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
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古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
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
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
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
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尙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
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
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
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
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二望李公伯宗薛公二諒王
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而耆
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

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元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四十載而功成治定已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繼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諡於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基寺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已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早

行大節讜諒如此晚守一州已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已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已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八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歷二年秋河間周敬先呂進士業舉於郡薦書未報
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
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呂
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
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曰慰
之乃見天歷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呂知王夫
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
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王氏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
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受業京師未及行而
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
祖爲告其鄰近僦焉呂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

字也集輒書曰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
道勸也

跋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
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
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呂想見其遺
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機小篆

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
餘風流擬晉宋而無忤是呂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
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吳興公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曰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曰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尙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一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二真語邪果醉語邪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一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父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曰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眾仲自溫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日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曰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二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邪

跋陳信仲行卷

道園集卷六 題跋

十一

古棠書屋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
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
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
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
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
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曰砥礪信
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邪今爲
祿仕者苟干祿曰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
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
□此天理之所由斲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
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

二者吾故曰良厚不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
治曰殷學者曰眾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
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於王斯官之爵之
今殆放此集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章閣引集
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曰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
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臆之乃與其
寮案賡歌曰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曰其詩刻石堂
上使人來求識之故爲序錄於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俗者無所
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曰科名由
之曰繾繾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曰有恂
侃二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矣

題宋諸陵畫像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
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幸未
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像
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曰得其彷彿執筆者尙想象
而求之乎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集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馬夫人誨之
曰汝父訓汝曰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
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曰樂其親者豈待外求
哉馬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見者魁二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
者曰魁象物曰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曰
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
邪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

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昌治平學士大夫稍二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邱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呂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成都虞集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白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梗柎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眾莫敢當咬住氏受命呂行呂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

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
二事曰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
學成則曰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
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闕陞
從事二綾誥重有感焉從事曰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
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
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卽授之曰政有
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
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惟其用之如何耳三

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
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
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曰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
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
之本與之語勸其弟曰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
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
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
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
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曰孝弟直曰

仁本言之曰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曰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曰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曰文學顯名於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曰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昔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曰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星術筭卜筮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恆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曰報施也出有餘曰繼不足而不曰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曰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曰官亦天

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呂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閒某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也昔王子敬每作佳書呂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世遺軼如此者尙多也紹興中二原舊收法書名畫往二復購之精鑒允當紙墨印識一一可

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邱墟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呂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呂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

可與諸老之言竝傳子孫也

題朶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歷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
之事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
臣朶來時曰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詔命將作
院織錦成文曰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先皇帝天縱
睿聖人文宣昭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
嚴所謂歷代寶之曰爲大訓者也先皇帝上賓之明年
閏三月臣朶來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
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刺
哈赤每根底自今曰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
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聖旨門圍官員詳驗端實方
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聖旨不論是
何官員人等竝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
士書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
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曰僉書樞密院事充
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已多功著名爲大將呂其兵畱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歷初呂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恇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閒暇如平時曰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鎮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呂使事冒險出入其閒外宣德意隱得其情狀呂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大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

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呂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集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舜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歷建元呂來雲南久安之境乃呂弗率聞天子仁聖旣呂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呂明詔開示更新全活之意卒呂按堵蕭大夫呂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呂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題跋

十一

古棠書屋

道園全集卷六
十一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
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
爲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
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目望其族人昆弟者
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圖

前代端午賜扇內庭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諛草詩
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目忘憂豈
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全集卷六終

